太乙舟文集

後起之葆秀世世也先德之[illegible][illegible]言必且研而繹之播而傳之俾天下後世之[illegible][illegible]德者咸克循誦習傳以知所宗法斯於世爲有功而於先德爲克紹而況觥觥之集經獻學業之所著者哉太乙舟文集若干卷外舅陳石士先生所著公子蘭第手所編校者也前此公門人黃君右爰嘗刊於邗江雋已序而行之矣公長孫大煥官楚北今年寓書來謂公集既出求者紛至板之留邗江者道遠無以應茲且重刊於武昌囑更爲之序以志爰始夫

爲人子孫之樂傳其先業也固矣然必其力有所餘而後能行乎其志今大煥以微官求升斗之祿養遠陟江漢而能儲其薄祿之餘以廣先人之業可不謂賢乎抑因之有感矣太乙舟者先生之家塾也公退之暇讀書述文嘗居其中大煥於諸孫年最長常侍側其視學閩浙亦皆隨侍一篇脫稿恒命其手錄焉其研精覃思伸紙行墨之狀大煥皆親見之迄於今公之德業流播當世公之文章常在天地即公之聲音笑貌亦往往於莊誦間彷

彿見之而墓木拱矣能勿悲哉至於立身之本末師友之淵源學力之厓涘前序及之矣茲弗綴焉

受業壻祁寯藻謹序

凡人立身有本末師友有淵原學力有厓涘
國史家傳所不能備者讀其專集而胥可攷焉此
集之所以足重有不僅因文筆之工者然文筆不
工則其集亦不傳外舅陳石士夫子嘗詔雋藻曰
力宗漢儒不背程朱覃溪師之家法也研精攷訂
澤以文章姬傳師之家法也吾於二師之說無偏
執焉蓋夫子於乾嘉大儒若朱文正彭文勤錢宮
詹江右學者自蔣心餘曾山木諸先輩以下皆擩
染浸漬遠有耑緒而祈嚮所專則惟桐城姚先生

是法實事求是議務持平不𩴾䶇於漢宋之爭而精思所詣其言自足爲世法不規規於韓歐之貌而眞氣所薄其文皆有關乎世教視學浙江時疏罷宋孫覿專祠天下頌其風烈而雋藻所尤服膺者諫垣諸劄子也論攻道口賊情形謂宜論將兵者廣召謀計之士與圖破賊不必專恃大礮轟擊則有戎昭果毅之勇而無玉石俱焚之患論邪教滋蔓之原則以爲大興宛平之選吏未得慎簡之方河南山東之察吏未得舉措之道言洞

機要待於
廟算雎口決上營田三策一曰急興修堵決口之
工以工代賑一曰令地方官曉諭買田者募民耕
種耕田既可得食買田亦無廢土一曰倣廢員効
力營田水利之法令大吏於因公詿誤者責其分
段興修瀏雪有路則人樂赴功復於廢員効力一
事更專疏論之於虖讀書蘄致用也如夫子之論
豈非實可見諸施行還至而立有效者哉夫子胸
無城府於賢趨士門無留客其翼進後學也諄諄

款款因材曲誘挾一藝來者無不揄揚微至若不容已於言所甄拔士但稍異俗學輒降抑祓濯不復以籍湜相待故凡游夫子之門者莫不滿所欲以去而歆和飫德其氣質且久而自變焉夫子於甲戌春分較禮闈^{簪藻}實出門下既復重之昏姻妻以愛女後堂絲竹幸得與聞用於立身本末師友淵原學力厓涘若皆有以窺見彷彿今讀太乙舟集證諸平昔聞見其氣善其語質不以晃衍之辨鶩亂經義不以申韓之術周內人倫信乎仁義

之人其言藹如矣是集編定者梅伯言農部刻布者黃右爰比部也右爰性資淳實風義尤切於師門謂嶲藻受夫子知愛深當弁言集端竊惟夫子以癸巳春出使浙中越一年而嶲藻奉諱家居比

夫子還

朝未朞月旋歸道山嶲藻尚未禫也積二十年師

恩摯眷瞻仰末由今乃效李漢之序昌黎是重足

悲已

賜進士出身光祿大夫戶部尚書　南書房行走

受業壻祁寯藻謹序

見其人而知其心人之眞者也見其文而知其人文之眞者也人有緩急剛柔之性而其文有動靜陰陽之殊譬之查梨橘柚味不同而各符其名肖其物猶裘葛冰炭也極其所長而皆見其短使一物而兼衆物與衆味之長則名與味乖而救其短則長不可以復見皆失其眞者也失其眞則人雖接膝而不相知得其眞雖千百世上其性情之剛柔緩急見於言語行事者可以坐而得之葢文之眞偽其輕重於人也固如此新城少宗伯陳公爲

古文學得于桐城姚姬傳先生扶植理道寬博樸
雅不爲刻深毛摯之狀而守純氣專至柔而不可
屈不爲熊熊之光絢爛之色而靜虛澹淡若近而
或遠若可執而不停蓋其德性粹正得之天而襮
其眞于外者于文其大端也道光十五年秋公薨
人無知不知皆喟然曰古君子不存于今然公獨
其形質亡耳浩浩然隨流平進而不攙撅于升降
也家貧屢空而不戚戚于豐殖也見一善而亟下
之樂稱道之忘年位之尊與善之非在已也莊莊

乎不自枉以導人而不齦齦于岸崖也雖歿世後誦其文如見其生平言語行事嗟夫是豈可以偽爲之哉夫甲冠而乙戴之途人不能辨也至耳目也鼻口也雖親兄弟不能相爲貸故公之文世有疑爲異者而不惑不變以爲是天與之貌也昔方侍郎苞倡古文學于桐城性嚴簡能持高論文亦如之公與侍郎皆務以文章義法詔後進于世毀譽未數數然也而性情異故文亦異焉其異也乃其所以爲眞歟公之甍也予于蘭第以遺令定文於

曾亮故謹序之昔嘗見語曰尊公太夫人遺事幸示余相爲作墓表也言諸猶在今乃序遺文于公其尤可痛也夫道光十七年三月上元梅曾亮敘

皇清誥授資政大夫禮部左侍郎陳公神道碑銘

宜興吳德旋撰

侯官林則徐書

公諱用光字碩士一字實思姓陳氏世居江西新城縣曾祖世爵候選州同知贈資政大夫祖道乾隆戊辰科進士候選知縣贈光祿大夫常以宋儒之學啟迪後進學者所稱凝齋先生也父守詒河南陳州府知府贈資政大夫陳州五子公次三幼有至性九歲喪

母魯夫人家人每言及輒流涕庶母姚撫之慈甚
喪其卒如所生少補邑弟子員翁學士方綱李侍
郎潢爲學政皆器異之至京師尤爲朱文正彭文
勤兩公所優許中嘉慶五年順天鄉試舉人六年
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十九年轉御史巡
視西城以吏議回原衙門仍供職編修道光二年
遷司業歷中允侍講庶子翰林院侍講學士詹事
府詹事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補禮部右侍郎署
戶部右侍郎終禮部左侍郎嘗充

日講起居注官
文淵閣直閣事
國史館纂修總纂
文穎館纂修明鑑總纂兩爲會試同考官一爲順
天鄉試同考官戊辰河南鄉試正考官乙酉江南
鄉試副考官提督福建學政浙江學政壬辰科會
試覆試閱卷大臣武會試總裁公性和易不與人
競然亦不喜顯立同異達官有期之喪公固無意
往也人問之乃曰吾大誤竟忘往弔由侍講學士

縣遷至內閣學士
上面諭曰我知汝能恬退故特用汝汝非有保舉人也乾隆嘉慶之際天下言文章者推桐城而江西新城亦最盛桐城姚郎中鼐公本師也然公幼學於舅氏同里曾進士仕驥故爲文兼取兩家法而澤之於詩書仁義則一而已詩初學鉛山蔣編修士銓後亦以姚郎中爲法故氣稍斂抑云公奉祿所入悉費於施予同年查訥勤夫婦相繼卒無子以其三女爲子婦而子其幼女擇顧侍郎皐之

子嫁之爲外舅舅氏及師姚郎中置祭田費或千金或數百金無靳惜故無一日不貧然未嘗或見其有憂貧之色公之先自凝齋先生以宋儒之學爲教陳州恪遵其說公㓜時習聞之言動必循禮法然治經未嘗墨守宋儒門戶於禮記有刪改陳澔集說於四書有通義未定本於春秋則仿呂東萊讀詩記取諸儒先之說合於己例者順而摭之緣而成之名春秋屬辭會義斷手於襄公至臨歿時猶以此書未成爲憾嘗取近時人之嘉言懿行

及關於掌故國聞者集爲衲被錄若干卷自爲詩
文集若干卷公於爲文善上元管同宣城梅曾亮
同曾亮皆嘗受古文法於姚郎中而同爲公典試
江南所得士曾亮故年家子然公接之恒自降抑
即以德旋之淺陋顧嘗與公妄論詩古文利病公
輒欣然聽之其能而不自矜如此公爲浙江學政
時奏罷宋孫覿之專祠奉祀以黜邪佞而海寧祝
貢士淦故凝齋先生友也其爲學由楊園張考夫
以達於子朱子公訪得其詩文遺集刻之此足以

見公之志在正人心厚風俗而非徒以文章爲報
國之具矣娶曾夫人四子蘭瑞太學生蘭滋廣西
上思州知州蘭第戸部河南司候補郎中蘭豫甘
肅高台縣縣丞女七人適曾應祜涂慕祁王輔舜
王汝誠祁寯藻譚蘭祜曹祓孫三人大煥大慶大
基曾孫一人曾璋公之卒以道光十五年八月十
三日年六十八其明年某月日葬於某所梅郎中
曾亮既誌而銘之矣德旋爲之文其碑而系以銘
曰

志矩爲學宗經爲文稽古必力卓然有聞久居史職三長無忝進貳秩宗在公黽勉務既厥實不矜其聲謙謙致美撝而非鳴多賢之門韞此懿德顯詩刻碑昭示無極

道光十有七年歲次丁酉孟春之月吉日建

賜進士出身奉政大夫戶部郎中宣城梅曾亮撰

賜進士出身榮祿大夫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加三級歙縣程恩澤書篆蓋

公諱用光字碩士江西新城人其大王父贈資政

公世爵生道乾隆戊辰科進士

贈光祿大夫光祿生守詒陳州府知府

贈資政大夫陳州生公兄弟五人公次三自陳州

公以上皆以名德尊重振匱濟貧於州里有恩公

七歲喪母曾夫人逢忌哀感天性夙成年十四爲

四書文有明人程度嘉慶五年順天鄉試舉人次

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十九年轉御史巡視西城以部議回編修供職道光二年遷司業歴中允侍講庶子侍講學士詹事府詹事內閣學士禮部右侍郎署戶部右侍郎終禮部左侍郎階資政大夫公自少好爲文章及壯師姚郎中鼐以爲古文詞必扶植理道緣經術爲義法宗脊儒不根而高材生又奴主同異破碎大體學不杓行藝精道荒慨然欲以文章道術自表見於歐陽文忠歸熙甫有意乎其爲人也其爲御史甚暫然嘗建

深遠之論不趨避形勢掲摭細故自御史回編修益貧甚人勸其出游公曰吾近臣矣又爲人客奈何嘗有貸於友人至則賦詩奕棋盡日暮忘所事而返平居著作鈔録書史几案上無空隙處斷章片紙帖帖滿屋壁中或過從賓客遊賞吟弄不訾省有無費前後爲編修二十年始轉司業司業例不與大考公語曾亮曰吾性好閱文而拙於書莫宜是官不數年驟遷至閣學

上面諭曰汝非有保舉人也朕知汝恬退進汝官

公頓首謝嘗充
日講起居注官
文淵閣直閣事
國史館文穎館及明鑑總纂以編修爲甲戌己卯
會試同考官己卯順天鄉試同考官戊辰河南鄉
試正考官以學士爲乙酉江南鄉試副考官以閣
學侍郎爲福建學政壬辰會試覆試閱卷大臣武
會試總裁浙江學政爲學政時以宋臣孫覿摧忠
助邪奏罷其專祀訓諸生宣詩布文原本古儒先

警戒之義科舉契戾屏屏不置口至後進文士稱心
褒賞薦寵廣座不顧人有厚薄然否使事畢
上以訊浙獄事留公道光十五年三月讞成復
命適
上賜平定回疆圖公觴客敬觀樂甚未幾病夢陳
州公曰求藏木於家汝藥其半疾其逃逋曾亮聞
而傷曰病求木兆之棺矣
上賞假者再卒不起以八月十三日薨年六十八
公以文學結

主知正直樂易立身有本故始終優禮若此俸祿所入散贍昆弟親友及師友姚郎中鼐曾進士仕驥祭田千金或數百金其卒也家無餘財有衲被錄太乙舟詩文集若干卷春秋屬詞會義若干卷未成配曾夫人四子蘭瑞國學生早卒蘭滋上思州知州州蘭第戶部河南司候補郎中蘭豫高臺縣縣丞孫大煥大慶大基曾孫曾璋女七人適曾應祜涂慕祁王輔舜王汝誠祁寯藻譚蘭祜曹祓以道光十六年□月□日葬公於新城縣□鄉□原

公之孤蘭第告曰知公者莫如子深敢請銘其詞

曰

公行高世

帝遂其逢人巧人趨安安而通持古律衡

命覩五風貪賢利善悃悃斷斷年不極位孤士幽

歎山盤水交公神是愉窆石鑱詞以奠陰墟

太乙舟文集録

卷四

卷五

寄姚先生書

寄姚先生書

寄姚先生書

與姚先生書

寄姚先生書

寄姚先生書

寄姚先生書

寄姚先生書

寄姚先生書

卷六

卷七

卷八

韓理堂先生墓表

鄧貿山墓表

曾習之厝志

曾習之哀辭

太乙舟文集卷一

新城陳用光實思

論攻滑縣賊摺子

竊以那彥成進攻道口賊巢全行攻勦逆賊退屯滑縣勢已窮蹙指日傅城進勦尅期可復天威所臨士氣百倍訏聽鐃歌奏凱露布報捷矣臣聞兵法因時制勝務審敵情勝而好謀其功彌速今之賊黨皆椎埋不逞之徒毫無知識既已被圍寧足爲患第恐人急則計生彼自知必死或爲走險之

謀伺我軍稍懈潛謀衝突防範一疎或至逸遯此不可不慮也臣聞兵法有急擊勿失者有徹圍破賊者有用降賊以破賊者有得內應以破賊者唐王式攻裘甫于剡連勝賊而官軍亦疲賊請降諸將以白式式曰賊欲少休耳益謹備之功垂成矣賊果復出凡三戰而捡甫此急擊勿失者也漢朱儁圍韓忠旋乘城而入矣忠退保小城乞降儁不許而連戰不克儁登土山望之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

戰也不如徹圍弃弃兵入城忠見圍解勢必出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旣解圍忠出戰遂大破之此解圍而破賊者也唐李愬得丁士良吳秀琳李祐等而擒吳元濟此用降將之效宋明鎬得貝州民汪文慶等爲內應而擒王則此用內應之效兵機萬變不可遥度略舉數端可例臣按元和郡縣志曰滑臺城有三重中小城滑氏爲壘後人增以爲城高堅峻險臨河有臺故曰滑臺臣未身至其地若如元和志所言則雖圍城而未易拔城臣觀那

彥成所奏第云攻克道口未必已圍滑城也如其已圍則急攻緩圍兩端宜所審用如其未圍則李愬明鎬之謀或可施行臣料賊雖勾結各股未必衆志如一况彼本以財利誘人而爲逆今當攻掠州縣之後未必不因爭奪財利而自結仇怨惟我師攻急則合謀以拒大兵我師稍緩則其中豈無以賊圖賊之人其脅從之衆豈無稍明順逆之人而思逃賊以自歸者臣料我師必尙未能急攻則此時正可用間夫兵法用間購賞招降誘戰其謀

非一令購賞之策將兵者未聞用之而特頒
皇上之特詔則將兵者之鮮謀可見矣前奉首告
免罪之
上諭聞者咸以為
睿慮周詳動合兵機而皆一本於
皇上平素好生之德即此可以散賊黨而固人心
矣臣愚以為滑縣左右賊固蜂屯民亦蟻活可否
更請
皇上特頒密諭令將兵者廣招謀計之士與圖破

賊之策不必耑恃大砲轟擊則有戎昭果毅之勇而無玉石俱焚之患益足以著覆載之仁矣

應　詔言事摺子

竊以逆賊林清挾持左道煽誘愚民蠱伏已深疣決遂肆顧蝮蝎之技止於毒螫業伏梟獍之誅寔累覆載之德而

皇上乃猶省躬罪已下詔求言自非堯舜之用心孰克疇咨之廑念臣自奉

詔旨以來經涉旬月深思致患之原竊以爲大端

有二一則大興宛平之選吏未得愼簡之方一則山東河南之察吏未得舉措之道何則順天府尹古之京兆尹也漢時必以治行尤異者遷京兆宋王安石欲困蘇軾乃以爲開封府尹則京兆尹之難爲而期于得人更重于他守令也明矣漢之京兆與二輔不相統屬故趙廣漢以爲得兼治之則治犯法者當可差易今制大興宛平屬於順天府而順天府尹之位亞于直隸總督爲府尹者則由欽命以有才望之卿貳爲之其制較古爲尤善然

選大興宛平者第由於直隸總督之題升府尹雖會銜而不能專主間升此二縣大抵以資格深而闒冗無才者授之積習相沿數十年于此矣夫春秋之例王人序于諸侯之上今制京縣知縣列于正六品夫固春秋之義也京師爲首善之區奈何使闒冗無才者爲之彼旣無才安能責以發姦擿伏之治臣度向來題升者之意必以京師之地百司具焉綱維所布固已條敎詳明爲大興宛平者但能不失期會簿書之責固爲稱職不若畿輔他

縣差務殷繁必須才吏始能無惧然則雖升其官
若不失乎尊崇京縣之意而不求其才則寖失乎
鄭重牧民之心夫征徭固國家常制供張本民所
應辦因供張而或致擾民其責在于知縣安可不
重其選臣非謂畿輔他縣可以無須才吏也然但
知詳于畿輔他縣而不知詳于大興宛平是謂知
其一而不知其二臣愚以爲若詔直隸總督今後
題升大興宛平者不得徒循資格堪升之例必有
治行尤異之才方與題升而順天府尹亦復使之

得兼保舉叅劾之權則艮吏之才必出矣臣聞湯斌爲江南巡撫時將劾吳江縣知縣郭琇琇請見願以治行自贖斌許之遂一變而爲艮吏後且致位卿貳復以名臣顯然則有湯斌之巡撫不患無郭琇之知縣巡撫得其人則知縣自能稱其職林清之謀發于同興而滑縣知縣固因捕獲逆黨旋被賊害則山東河南之事不可以責其大吏也然臣以謂未得察吏之道者逆黨之謀匪伊朝夕其勾結如此之廣蹤跡往來數年之閒兩省守土之

吏豈其絶無聞見茍能先事豫防則龔遂渤海之化未必不可戢潢池之盜惟其知之而不敢言之而不見聽遂至一發而莫知所措則先事之疎兩省大吏固不能辭其責臣聞古之聖王有不必峻刑罰而可以震疊天下者在示之以嚮往之途而已昨奉

上諭特寬失察處分此固已飭吏治而作其任事之氣矣

皇上近復因那彥成之奏

特允以孟屺瞻爲滑縣知縣

聖人之明目達聰務盡乎執兩用中之道也如此可見撫藩大臣苟能實心察吏而非有徇私市恩之心則有所保奏未嘗不蒙

俞允臣觀史傳所載凡名臣之由薦舉顯者不可勝數獨近來州縣特少其人其循例保舉堪升者止敘虛詞而鮮臚實事臣愚以爲苟其有私雖循例之保舉未嘗不可以市恩苟其無私雖破格之超擢不必復疑其逾例臣聞陳宏謀巡撫江蘇時

知平望都司白雲上之才特奬勵拔擢之其所與
白雲上手札以公事相策勉有古名臣風至今人
以白雲上爲賢將而以陳宏謀爲知人夫白雲上
一武臣耳而陳宏謀能留心奬勵之此所謂以人
事君之義也近日劉清亦州縣起家而今果能爲
皇上辦山東之賊夫人才何地無之但貴有以奬
勵鼓策之耳方今山東已大就寧謐河南軍務亦
將次奏凱臣聞河以南飢民頗衆可否
特詔兩省大吏于所屬州縣中有能撫邺飢民實

著勞績其中兼有解散盜賊之方者自州縣丞倅以下兼及將弁特許保奏予以超擢則不獨激勸之有方而亦可消患於無形矣

論營田水利摺子

臣聞聖人之為治也貴乘時而善因其勢時有可為而為之則無後事之悔勢有可因而因之則見易行之效此為國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竊惟我

皇上宵衣旰食勤求治理於諸臣工因循惰弛之習屢下

諭旨至再至三則當今之時固百僚震動恪恭趨事赴功之時也然而事有未舉而功有未見者其因循之過在於見事之不確而任事之不勇其見事未確是其才識之不及非可以強而猝致也其任事之不勇則大率以經費之未裕相顧而莫知所措手臣請舉其大者言之雖曰之決於今歷幾月矣去年之未敢動工修堵以其時河南亂民未平恐其乘機而生事也今則大功已奏不必慮宵小之潛跡矣而至今未聞興工幸今尚未解凍不

見可患之形若至三月以後江南春雨既多或有衝決則其爲漕運之患者大矣且臣聞山東河南餓殍載路而河南爲尤甚開封之民有拆屋毀磚賣取百十錢以餬口者其一畝之田不過賣百文本地之民富者皆貧無力買田其買田者大率客戶然田雖買而無人爲耕大率買二十頃田而所耕者不過二頃以客居之人非遊宦則商賈不能塗體霑足以從事南畝而本地之人則已死亡過半矣其或業已下種今春得雪麥苗初長則又爲

居民取其初長之蘖以果餓腹是則開封一帶數百里之地其可耕之地而無耕之之人甚多於此而乘其勢以利導之臣愚以爲有三策可行焉一則急興修堵決口之工俾爲工者得藉以餬口是以工代賑之法也一則令地方官出示曉諭諸買田者俾多出貲募民耕種耕田者旣可得食買田者亦無廢土其勢無不樂從其事實爲兩便一則倣廢員効力營田水利之法令河南大吏于因公詿誤而非有私罪者令其分段辦理以官職之崇

卑分落段之大小彼將藉此免罪而為出身之路則雖竭財力以從事宜無不奮勉者由以工代賑之法言之則

國家本有修河之費由買田募耕及廢員效力之法言之則不必謀經費而坐收水利溝渠之益所謂因勢利導莫急於此由此而推之山東昨

皇上俞李鴻賓疏濬泉源之奏矣泉源不徒有資運道兼可資水利除有妨運河不可作為溝渠外凡可以漑田者宜聽其訪查確實聽民之所便使

民自爲之由此而推之江南鳳陽潁亳一帶皆可
曉諭百姓使自爲之臣向聞鳳陽居民春則出省
謀食冬則歸里此皆惰民不知自爲生計嘗怪司
牧其地者何以未嘗一慮及此及閱靳輔奏疏乃
知其爲安徽巡撫時固已爲鳳陽地方荒蕪籌及
溝田之法且其所謂生財之道斷宜倣此溝田之
法隨地制宜酌量更改而亟行之則益
國利民無窮無盡正與今日事勢符合而陸隴其
條陳靈壽縣事務言水利當興條亦有云與其繯

賑于既荒之後何如講求水利于未荒之前蠲賑
之惠在一時水利之澤在萬世臣伏查嘉慶四年
以來就直隸一省而論
賜賑之費不下三百餘萬其蠲免之費不下一百
餘萬以閭閻之生計而至特煩
國帑之賙卹就直隸一省而十餘年間累數百萬
若合天下計之數更倍蓰
皇上如天之仁至優極渥無可復加矣若使決口
不修江南或有水患疆吏

奏聞
皇上必復議賑卹當此經費未裕之時臣實私憂
切慮以爲百姓徒爲不終日之計而使
國家有難以爲繼之
恩非良策也臣請以居民自謀生計者喻之今有
家于此有數頃之田聽其荒蕪而所以爲仰事俯
育計者惟資借貸以謀生借貸愈多家計愈絀若
節衣嗇食專力耕田則歲入終有所得積之既久
可以無借貸而自充裕矣天下之大非一家之比

也有無窮之利而不及時乘勢以謀之無異于有數頃之田而聽其荒蕪者也

諭令廢員修興水利摺子

臣伏讀正月二十三日

上諭因姚文田之奏

通諭直省督撫各飭所屬州縣官務體

朝廷貴粟重農之意以勸課農桑等因欽此仰見

我

皇上念軫民依惟欲海內戶有蓋藏民無失所此

實心實政之所發揮而堯舜禹湯之所同揆也臣聞耕九餘三國之常經自古不能無水旱之災而可使民無飢寒之患者惟其蓄積之足恃也臣伏思
皇上特沛之殊恩自嘉慶四年以來凡
賜賑之費不下三百餘萬其蠲免之費又不下一百餘萬以閭閻之生計而至特煩
國帑之賙卹十餘年間累數百萬
皇上如天之仁至優極渥無可復加矣然而一遇

偏災百姓仍不免于飢寒者臣嘗深究其故矣東南之民火耕水耨其隄圩之防蓄洩之宜民知自力故一遇偏災沐賑䘏之恩而民力易蘇西北之民惟知恃天而不知恃人人力不盡故雨少則憂旱雨多則憂潦其幸遇豐年雖相安于無事而一遇偏災則惟國家之賑䘏是賴夫以歲之不可恃而賑䘏之不能已也雖

皇上愛惜蒸黎不惜歲縻帑項以奠其生然使百

姓每歲惟恃鐲賑之

恩而不能自爲蓄積之策則是百姓徒爲不終歲

之計而使

國家有難以爲繼之

恩也臣思欲使民富惟在務農而欲務農必先水

利然水利之興縣欲使民自爲之則西北之民其

習于恃天者旣罔知措力之處雖使州縣官日張

示曉諭而民未必知于樂從則亦徒有具文而鮮

獲實效若欲自官爲之則

國家現當經費未裕之時遽須先出
帑金以事疏濬隄防斷屬難行之事臣愚以爲或
可倣照營田以廢員効力之例令直省廢員有能
任此事者令其自行招募興修水利而以官職之
大小分段落之多寡始于一二州縣易于興修處
試爲之二年之後著有成效即予開復原官如此
則有三利
國家不須先出帑金而可使閭閻實受旱潦無憂
之利其利一也廢員知有此出路則不甘自廢棄

而于所辦農桑水利又卽他日服官要務恐心于
此則推而行之於他日亦駕輕就熟而
國家又可以爲造就人才之策其利二也各省督
撫飭所屬州縣勤務農桑不過通行札諭以爲具
文固由于因循之積習亦由于興利之成規無從
著手是以畏難苟安今見有行之著效者則倣而
行之亦易于爲力而督撫察吏之虛僞卽其自爲
督撫之賢否亦于此可見其利三也

論孫覲專祠摺子

竊惟各直省建立先賢專祠許其裔孫承襲奉祀所以發潛德之幽光示人倫之模範自非德行純粹即亦忠節昭彰名實相符始馨俎豆詎容僉壬之士濫膺斯選臣前年恭承

恩命忝貳禮臣初入容臺檢閱文冊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見儀制司咨覆江蘇巡撫洛陽湖縣宋名臣孫覿奉祀生事臣與尚書耆英汪守和等俱訝孫覿本非端人正士何以得稱爲名臣何以得與承襲奉祀當時因奉祀生孫舉唐本係旁支權

充今已病故應以其嫡子孫源之嫡子熊飛接充

臣部以與本部

奏定章臣不符應不准行所有孫翚唐遺缺應由

該撫查明孫翚唐嫡長子孫承襲繪具詳細宗圖

冊結咨辦臣等因俟江蘇咨覆後再行核議具

奏臣旋奉

恩命出任浙江學政臣抵浙視事後據嚴州府淳

安縣詳宋臣方應辰奉祀生事衢州府江山縣詳

宋太學生徐應鑣闔門殉節應予奉祀生事臣覆

核方應辰宋時名儒其祀典載在學政全書承襲奉祀條內固當准予接充徐應鑣之一門忠烈係近從郡縣志乘查出雖尚未列入學政全書亦復可與接充若宋孫覿則學政全書承襲奉祀條內本無其名臣又伏讀

高宗純皇帝四庫全書提要於孫覿鴻慶居士集條下詳著其劾李綱附和議黃潛善汪伯彥引之使掌誥命以贓罪斥提舉鴻慶宮故其文稱鴻慶居士集陳振孫書錄解題言其生平出處至不足

道趙與時賓退錄摘其作韓忠武墓志極詆岳飛之謬覲所爲詩文頗工尤長於四六與汪藻洪邁周必大聲價相埓流傳藝苑已數百年今亦姑錄存之而具列其穢迹於右一以節取其詞華一以見立身一敗詬辱千秋凊詞麗句轉有求其磨滅而不可得者亦足爲文士之炯戒是則謨訓所垂嚴於斧鉞如覲品行豈可復予祠祀以與名儒名臣並列現在未知江蘇咨覆已達部否如其未達臣愚伏懇

皇上特降諭旨黜其專祠永不承襲奉祀如其已
達亦懇
勅交禮臣遵奉
諭旨咨覆江蘇撫臣更正前誤庶俾文士知所炯
戒其於風俗人心似有關係